

海外

大 陆 作 家 丛 书
小 说 二 卷

距
离

虹影 赵毅衡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海外大陆作家丛书·小说二卷

距 离

虹 影 赵毅衡 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距离/虹影 赵毅衡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1

(海外大陆作家丛书. 小说二卷)

ISBN 7-5008-2459-9

I. 距… II. ①虹…②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37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发行部 (010) 62005042
编辑室 (010) 62005033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1.625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21.50 元

关于大陆海外文学的谈话

（代总序）

乐黛云（简称乐）：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贾植芳（简称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者：现在，有不少中国大陆的作家旅居海外，他们在谋生的同时还顽强地从事汉语文学创作。我们想把这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编成一套丛书，并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应该包括这部分内容。

乐：事实上，海外华人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些作品或多或少，或隐或显，都是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撞击的产物。细分起来，又有：一、华裔文学（作者多为华侨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出生在国外，用外语写作，如谭爱美《福乐会》，汤婷婷《女战士》）；二、传统海外华文文学（作者多为定居海外多年的华侨，固定用汉语写作，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新华文学）；三、海外台湾文学（作者多为用汉语写作的原台湾留学生，如聂华苓、陈若曦等）；四、海外大陆文学（专指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旅居国外的大陆学人或作家的作品）。比较而言，很可能海外大陆文学比前三

种文学充溢着更多的苦难，更深的文化透视，更尖锐的灵魂的冲突。其实，宽泛些说，郁达夫、闻一多他们在国外留学时写的作品又何尝不可称为海外大陆文学呢。在读今天的海外大陆作品时，我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沉沦》主人公最后的话：“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当然，表现形式已全然不同了。这些海外大陆文学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多少年后，也许还会成为其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

贾：在二十世纪，“旅居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这也是国际文学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谈到旅居海外的中国大陆作家的创作，我们却要注意到这里的一个特殊性，即这些作家出去的时候各方面已经大致定型，再要脱胎换骨是很难的了。加上语言转换的高度困难，一律用汉语写作，要归入所在国的文学，那恐怕是不行的。试比较一下，像康拉德到了英国，纳博科夫到了美国，不仅改用英语写作，甚至成为这种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自然是可以划到英美文学里去的。而旅居海外的大陆作家的创作，既然不能算是“外国文学”，我们也就该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认”下来。

编者：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命题内，应该如何评价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

贾：生活在海外的大陆作家的创作，其内容大致不出两类，一是依赖过去的生活底子，向记忆里发掘。这种对过去生活的回顾与审视里面，时而会有一种新的目光、新的观察角度出现。另一类是描绘出国后的生活，这就少不了要表现文化的冲突，观念的相悖等等。如果说前一类比较容易侧重于“以彼观我”的话，后一类则更注重“以我观彼”。中国

文学要走向世界，正需要这种“视野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

编者：从世界趋势来看，中西方文化是越来越融合，还是越来越冲突？

贾：融合与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两种趋势都存在，不应该片面地夸大其中的任何一种。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固然不对，因为那很容易又把我们带回到过去那种彼此隔绝乃至你死我活的老路子。但若要真以为从此天下一家，那也未免太天真了些。还是我们过去的老话说得好，叫做“和而不同”。如果说中西文化交流有个理想境界或者说理想模式的话，那就是这四个字。

乐：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世纪末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种时期，向边缘文化的横向开拓代替了主流文化的纵向发展；对他种文化的了解、参照、借鉴和吸取，成为主流文化得以复苏和更新的重要契机。在这种形势下，海外大陆作品有的以一种后现代眼光和一种“并时性”形式，携带着大量中国文化的历史信息（如赵毅衡的《绛衣人》）；有的反映着中国一代青年原有的文化心态在他种文化渗透和逼压下所产生的或新的生机，或痛苦的扭曲和变形（如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还有一些作品在他种文化的启迪下，辉映出对原有本土文化的再认识（如金丝燕的《诗的厚道与逍遥》）；这种反馈的实例在过去也并不少见，如郭沫若之读朗费罗诗后，又观《诗经》，读“泛神论”后反观《庄子》。海外大陆作品在沟通中西文化，形成中西对话，增进相互理解等方面显然都起着无法代替的作用。

编者：从一种主流文化环境进入另一种主流文化环境的中国作家，文化创作是一种无奈的宣泄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文

化反抗？

贾：说“文化反抗”，火药味是不是太浓了些？说“无奈的宣泄”，又好像未免太消沉。任何一个置身于陌生文化中的旅居作家，都会更强烈地体会到那种“被抛入”的生存状态，体会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隔膜，这种夹缝中的感受会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两种文化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

乐：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百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吞并和统一都不可能。一种文化既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另一种文化，两种文化也不可能合而为一，以致失去各民族文化自己的特色（即所谓融合）；我们应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来容忍和欣赏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泰戈尔认为“人类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灵魂能容纳一切”，如果有谁“将自己的灵魂封闭在僵化的习惯、无生命的硬壳”中，他就“扼杀了他的生命的真精神”。未来的世界应是多元文化的共处。任何民族，无论多么弱小，都有权发扬自己文化的特点，并使它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所助益。犹如复杂的交响乐，它依靠的不是同一的音调，而是完全不同的各种乐器和声部，和谐地唱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声音，海外华人文学（包括海外大陆文学）正是促进这一趋势的敏感而有效的前驱，它无须宣泄压抑，也不会去有意挑起文化冲突。

编者：“民族文化虚无”和“民族文化自大”这两种态度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目前哪种最有害？

贾：“民族文化虚无”和“民族文化自大”这两种态度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无论是“民族文化虚无”，还是“民族文化自大”，这两者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文化上的心理自卑。另一方

面，这两种态度又总是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形势与国际关系而起伏摆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少有人会公然地持某种极端的态度，当然不同的人也还会有各自的偏重。看来我们正在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执著于比较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思维定势，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乐：二十一世纪，由于信息和传播媒介的空前发达，也由于人类新观念的空前开阔，长久以来的东、西和古、今的二分法很有可能被突破。中国知识界讨论古、今、中、外的关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些界限在二十一世纪会有很大变化，甚至也许将不复存在。最“古”的也可能是最“新”的；旧的未必不好，新的也未必就一定好；任何事物或思想，只要有益于发展自己，不必拘泥于它的原创者是属于哪一个民族，也不必计较它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东西方文化可以互补共存，同时发扬自己的特色。在这样的形势下，海外作家不会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无是处，也不会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一切。实际上，大部分海外大陆作家都是一方面发掘自己民族文化的资源，一方面研究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尽量使自己的创作汇入世界文化的洪流。

编者：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不少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贾：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大部分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这可以从留学日本的作家与留学英美的作家之间的不同特色看出来。留日学生多激进、好动、充满活力，回国后掀起一场场有声有色的文学运动。留学英美者则耐心培养细致的审美趣味，注重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完善。现代文学的新纪元正是这两类作家牵头而发动的。

编者：海外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会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吗？如果可能，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编者：在过去，张爱玲就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台湾作家，张的影响在今天的大陆青年作家如苏童、叶兆言等人身上也还能明显地看到。至于现在旅居海外的作家的创作会不会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影响，这还要由时间来决定。就目前而言，由于传播渠道的不畅或其他种种原因，这种影响还不明显。

编者：作为“边缘人”的海外大陆作家，在解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接轨”问题时，能否有所作为？

贾：作为“边缘人”的海外大陆作家，脱离了本土的主流文化，又很难进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应该说是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往往有恍然不知所依的感觉。但是文学就是这么个特殊的东西，困难的处境常常能给他们带来有益的刺激。看西方文化，他们比西方人有距离感，看中华文化，他们又比国人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有时能给人带来更加清醒的认识，还有不受约束的感受。旅居作家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东西文化间所处的这种特殊位置，尽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编者：在中国更加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外大陆作家创作这种文学现象是否长期存在？它的趋势如何？

乐：其实，海外大陆作家之不同于国内作家，无非是他们多了一段海外的经历，这段经历可长可短，可深可浅，但总可帮助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观察生活，赋予他们一个“庐山之外”的视点，使他们得以更清醒地“识得庐山真面目”。随着交通的发达和政策的开放，取得这种经历的人会越来越多，人们往返于海内外的频率也会越来越大，也许若

千年后，海外大陆作家已不再需要作为一个独特的作家群落来进行专门的讨论。但目前，对这些作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他们的极有特色的作品汇集成册，确是一件功德无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好事。

贾：全球性的交往日益发展，作家人口的移动也是正常现象，看来海外大陆作家创作这种文学现象是会长期存在的。世界发展到今天，用空间上的疆域的概念来划定不同文化的范围的做法恐怕是越来越要受到挑战了。现在已经有“大中华经济文化圈”这样的提法，那么，将来“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会不会被“大中华文学”这一概念所取代呢？这也只有时间才能回答。

序

小说二卷

赵毅衡

说美洲，指的是美国和加拿大，至今我们尚未发现居住在拉丁美洲的中国文化人。据说散文妙手图雅迁居到墨西哥，但是他从美国迁过去，也就洗手不再写作，甚至不再给美国的文友留地址。

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人数，据说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是世界第一，每年五万多。历年学而留之者，加上其他中国大陆移民，形成了东亚之外，最大的中国人社团。而且，大部分海外中国人社团，以经商为主，美国大陆中国人社团，组成特殊，文化色彩强烈，其中的文学艺术家，比例之高，超出任何中国人社区。

大陆作家移居美国后，一般说，他们就从国内文坛消失。这里有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国内稿费过低，完全不可能靠在大陆发表所得，在美国谋生。

事实是：大陆作家滞居海外造成的此种“文化间隔”，却导致一个相反后果：大陆作家，对中国文化更加眷恋。

的确出现了不少海外题材作品，而且还盛极一时。大部分却是非海外作家写的（如王蒙、冯骥才、柯岩等，他们旅行一个月，素材足以写一本书），或是海外的非作家写的（多半纪实与非纪实难以区分，如《中国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之类）。海外作家写海外生活的小说，并不

是没有，而且数量也并不少，即使这类作品，也很少“反映生活现实”。

因此，海外大陆作家的文学，并不是一个经验性的集合，研究海外作家的小说，眼光应当越过浅层次的“寓居生活经验”。选编海外作家的小说，更不能局限于“海外题材”。此种专题选集，已有多种（例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多卷本《留学生文学大系》）。因为中国读者早就不再把海外生活故事，当作海外奇谈来读。

我们这套选集，不再以此种“认识价值”作编选标准。我们把大陆海外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独特的创作意识：他们背靠的还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文化从未产生过的最边缘化的“派别”，他们从飞速旋转的球体抛出，但还是卫星般地留在中国文化体系的轨道上。

因此，海外中国大陆文学的文化动力，还应当在中国而不是在异国的社会变化中寻找：全盘商业化的社会生活，技术专家治国式的政治，使纯文学不必再对政治经济负兴衰之责，连感时忧国者，也不再使用小说这种意义模糊的工具，甚至抗议种族歧视，或抱怨国外生活孤独这样“地域性”题目，可能进入海外小说，却总是带着一丝自嘲。

我不是说海外作家的小说，与生活无关。海外作家实际上对中国文化更加关注，只是其注视方式更特殊，在我看来，审视距离，也使他们的观察更为深入。作者的体验既然不直接显露成内容，以前夏志清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难以摆脱的“中国执念”（Obsession with China），也就终于蜕变，成为“中国性执念”（Obsession with Chineseness）。

这点很容易证明：看一下海外大陆作家的名单，马上就

可以发现大多数人，在四十五十岁之间。编者也曾经致力寻找更年轻一代的作品，所谓“校园诗人”之类。没有，干脆没有。恶习未成嗜者，一踏上异国领土，自动戒了。也就是说，在国内尚未成功地开始写作生涯的人，在绝对非艺术的海外生存方式中，不太可能自我放纵到想做作家的地步。例外当然有，很少。

反过来说，年龄再大一些，也不太可能到国外坚持汉语写作。因为海外大陆作家，除了个别人，没有人能靠写作谋生，全得另有糊口手段。显然，年龄超过一定界限，很难在国外重学一种谋生语言，外加一种谋生技艺，来“养”写作这种奢侈的活动。

瘾发难忍，无可再忍，非写不可才写，而且无名无利可得，这样的作品是否会特殊一些？只有完全献身于艺术的人，才能推挡母体文化与借居文化同时整体俗化的压力。

这并不意味着海外作家都成为耽于幻想的实验型作家。有好几个作家走向有意过分的精细，使超级现实主义（super-realism）变成非现实主义：细节的漫溢，反而是经验的架构崩溃。白广的中篇小说《距离》，写留学生社会中性爱之摧毁力，笔法之冷峻，令人不寒而栗。作者本是一位从学工转向经商的留学生，就此一篇而无其他著作，让我们对海外大陆人中的人才潜力不可小视。

同样写两性间爱情与报复，石涛的《正规》，风格却是浓烈而狂荡，色欲性的语言转化为暴力的实在，作者的诗人气质，在人性的诡谲与凶残前几乎手足无措，反而使作品对人性的探究更令人信服。

严歌苓一系列得奖并拍成电影的小说中，有许多不乏深度的力作。最近的长篇《扶桑》，叙述者从今日“我”的角

度注视百年前唐人街的妓女。常被描写得血泪斑斑的早期中国移民史，在这部小说中脱离了纯情绪的渲染，反使当今的文化困惑取得了历史和种族的深度。

徐晓鹤自从改名为赵无眠亮相网络，他在杂文上展现的才华一时耀眼。但是他的中篇《水灵的日子》，把湖南作家（残雪、韩少功等）对人类污秽和愚蠢的强烈敏感推演到极至。那种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格利佛式奇思异想，使愚行变成无所不在弥漫性的压迫。徐晓鹤强有力的象征，并不是让人愉快的，他的本来目的就是让人看到想象世界同样叫人窒息。

海外作者群对中国文化现实的“双重（文体上，地域上）边缘化”，形成更强烈的张力。引力与斥力抗衡，使这些作者对中国生活中的人性，获得必要审视距离。顾晓阳的边戍系列，张辛欣的《起舞》，坚妮的《曼陀铃》，严力的《天伦》，查建英的《水床》，都是这种探寻人性幽微之处的佳例。

海外作者面对的是两种文化：一种是早已让他们的性格和语言就范的原有文化，一时迫使他们每日生活不得不适应的异国文化。在美国文化的强势压力下，在美国英语那种淹没一切的喧闹中，被分割在这片国土的一个个城市里，一个个公寓中，这些作家拥有最多的，是孤独。因此，他们默默地写作中文小说，用想象来抵制异己生活方式的压力。他们的努力，不仅是对写作，对意义的探求，而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更深一步理解。

只因为此，浪迹天涯的作家可能扪及了艺术的本质：不是自我在主宰艺术的酿造，而是艺术语言在坚持不懈地编织自我，往灵魂的空皮箱中装东西，装进人性的意义。

目 录

关于大陆海外文学的谈话（代总序）/1

小说二卷序/1

[美国]

严歌苓

天浴/2

女房东/18

“没出路”咖啡馆/35

阿 城

秋天/40

结婚/43

宠物/47

小玉/50

宝楞/53

查建英

变奏/57

节目/66

水床/81

乔 亚

分不出瓣的丁香/191

白 广

距离/99

马 兰

童年记趣/148

我的女朋友敏子/159

顾晓阳

狐狸当家/169

夏天的遭遇/178

坚 妮

蔓陀铃/188

美勤/200

赵无眠

水灵的日子/207

王瑞芸

生死之间/241

祥 子

阿二本事/248

石 涛

正轨/265

严歌苓



1958 年出生。先习舞，再从事文学创作。后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请访美，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主修英国文学。著有《少女小渔》、《雌性的草地》、《海那边》等小说多部。其小说屡被改编为电影。